

方东美作品系列

中国大乘佛学

方东美

下

方东美作品系列

中国大乘佛学

下



目 录

十二	从研究学问的方法看三论宗哲学论理 之曲折与最后归宿	293
十三	泛论三论宗的中道思想	321
十四	从分析哲学观点评论三论宗与康德哲学、 天台宗、华严宗之异同	349
十五	论天台宗思想体系的特色	381
十六	《涅槃经》的思想特色与《法华经安乐行义》 的要义	407
十七	阐述天台哲学的一心三观与六妙法门 ——可以解决颠倒离奇的当前难题	431
十八	研究天台宗的思想步骤及对唯识宗应 具有的认识	457
十九	从唯识宗的思想理路可解决西方存在 主义的困惑问题	483
二十	研究唯识哲学的方法与步骤	511
二一	研究唯识哲学的正确途径	541
附录	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	561
参考书目举要		579

十二 从研究学问的方法看三论宗 哲学论理之曲折与最后归宿

一、研究学问应具备之条件

1. 研究学问要靠自己

在上课之前，有一位同学提到希望增加上课时间的问题，我觉得假使要做学问的话，以百分比来作譬喻时，那么百分之三十要靠教师，百分之七十恐怕要靠自己了。对于这一个观点，我个人曾经有一些经验。由于我的大学教育也是在国内受的，当然国内的教学方法大部分还是靠听讲解说为主，小部分靠自己温习研读课外读物。但是如果你要到国外去研究或进修的话，你将会发现国外所排的课程很少，多是 seminar（研讨讲习班）。因此，对于一位研究生来说，假使他有三个 seminar（研讨讲习班）的话，恐怕就已经吃不消了。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在当时曾经修过一门讨论现代哲学的 seminar，但是在西方，对于现代哲学的课程安排上，少部分依据书籍，大部分是利用杂志及传记类的资料为课本。这在国内的大学是很少有机会把这两者都能兼顾到的。在第一次上研讨讲习课时，教

授上台把纲要一宣布之后，他就坐听别人讲，由同学互相研讨。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门课，根本就不晓得这门课的上课性质，所以也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内容。等到下课后，我就对 Major professor（主科教授）说：请您把这门课程就您所知道的重要书籍或杂志开十本。后来他想了一下，就开了十本重要的书及几种重要的杂志给我。当时我就告诉他：“这一门课，我可能在这两星期内不会来上。”

于是我就回去以后，便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可以说几乎有两星期的晚上都不曾睡好觉，很仔细地把主科教授所指定的十本书都看完了。同时，我也把重要杂志上所刊载的文章择要翻阅。等到两星期以后，当我再上研讨讲习课，结果讲话最多的只有我，而别的同学反而感觉困难了。从这一点上看起来，做学问不能够靠别人，就像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完全要靠自己。

2. 探讨佛学必须资料齐全之实例

关于佛学这一方面的学术，在我青年时代就开始注意。当时在南京有一个研究佛学的支那内学院，而且在支那内学院中有一位欧阳竟无先生在那里讲学。凡是研究哲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位先生的脾气相当大，譬如说他假使是主持佛学讨论课，而这时你在课堂上说了一些外行话，他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地位，马上就把你批评得体无完肤。因此虽然他在南京提倡佛学，似乎好像把兴趣带起来，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敢做他的入室弟子。所以尽管有许多人要研究佛学，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理问题，可是由于承受不起他的骂，自然就不肯到支那内学院去研究，反而私下自己摸索。

当我在南京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自己也看到一些佛学书，而且也晓得它不是轻易可以了解的。譬如说当时，大家都在讲唯识，每一个人都抱了一部《成唯识论》，但是在《成唯识论》的著作中有新罗学者太贤集的《成唯识论学记》，这部书本来已经是相当复杂

了；再加上窥基大师有《成唯识论述记》却反而比前者还要复杂很多。起初我在研究这部书时有点好高骛远，所以就先拿《成唯识论述记》来看，可是却越看越不懂。于是再看新罗学者太贤的《成唯识论学记》，这时好像懂得更多。最后再把《成唯识论》也丢掉，而去阅读《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表面上，好像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懂了，但是事实上，那还不是真懂。

所以尽管我接触到这些唯识学的作品，然而我却始终不敢谈佛学。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南京沦陷了，我自己的藏书也完全丢在南京，仅仅只身逃到重庆。而且当时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又尚未建立起来，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我只好乘兴而发为诗句，白天就在重庆的长安寺，也就是在这一个孤庙里面看佛经。虽然我看了许多佛学经典，可是我始终不敢轻易教授佛学课程，一直到民国三十六年来到台湾之后，我还是一直继续在研究佛学。到十几年前，我看到一般介绍中国哲学的书籍对学问的歪曲，实在是令人非常寒心。因此，我才决定在我尚未退休以前，不得不花十年的工夫来纠正这一类错误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资料不够是无法研究的事实。记得抗战开始后的第二、三年左右，那时候熊子贞先生也来到四川的重庆，我看他时，他告诉我说马一浮先生托他带一封口信给我，因为马先生看见我所写的一篇文章后非常高兴，所以要熊先生把他的意思转达给我。（关于我与熊先生的交往是这样的，在民国十三年时我就跟他同事，相谈甚欢，可是当时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研究佛学？”其实在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佛书，只是因为我对佛学思想的了解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我不愿意谈。）由于我始终都不愿意谈佛学，所以熊先生便以为我对佛学的常识，可能连初学的程度都没有，因此他就觉得很可惜地说：“你为什么只研究西洋哲学，而始终都不谈中国佛学呢？”当然那时我知道他还不晓得我为何不要谈的原

因，现在他既然这样讲，所以我在那时就提出佛学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也可以算是中国哲学上的几个主要问题来跟他讨论。我问了他，可是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原先他以为我对佛学连初学的程度都没有，现在我反而会提出问题来考他。可是由于抗战时候的重庆，日本的轰炸机常去轰炸，书籍又缺乏，在资料欠缺的情况下，因此不能畅所欲言。于是我就说：“等你回去之后，我再写信给你，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于是我等他离开重庆，回到璧山之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有关佛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可是熊先生有个毛病，也就是说，他所要谈的问题，如果被他发现你也懂的话，他就存有一点顾忌了。可是假使他发现你根本就不懂的话，他就会说几句大话来吓唬你，当场非把你唬倒不可。由于我知道他这个弱点，所以当我提出那些佛学问题时，我晓得他要放炮攻来。正如我所料，他回信时就放了几炮，而我就抓住他所放的炮中的几个要点，提出来问他，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结果他就大发脾气。在他回信时便说：“我一向对你都是非常尊重，但是你现在把我当做讲哲学，尤其讲中国哲学好像尚未入门那样。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气，受到这种侮辱。”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就对他说：“讲学问要平心静气，发脾气是没有用处，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慢慢谈吧！只要你能针对我所提出的问题，还出它的证据出来。”

所以我跟他往返讨论，并且曾经跟他通了一封很长的信来答复他。最后我觉得他是自己词穷了，他说：“你是什么年龄？”（那时候我不过是三十多岁。）“我现在是五十几岁了，而你不过是三十多岁，你是不是以为我衰老了？你在重庆可以有电灯，我在璧山只能点小油灯；而且你在重庆有中央大学的图书馆、重庆大学的图书馆，但是我在璧山上，夜晚在油灯之下，一部书都没有。”因此这时候我知道他是词穷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认输，只能说在这种客观的环境

之下是没有法子再辩论下去。对于这一封长信，前几年有位台大同学在我的书房中找出来，并且还抄了一份要我拿出来发表，我一直没发表。因为如果要辩论，应当两方面都有资料。而且熊先生给我的信函，在抗战的战乱逃亡期间丢掉了，我自己写的几封短信也失掉了。在这种欠缺信函资料的情况下，所以同学要我发表，我一直没有答应。

为什么我要举出这个事实呢？最主要的就是要说明，凡是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应当是天下无难事，只要研究者肯下定决心，肯费时间、精力，业精于勤，那么天下没有绝人的路，走不上的路。

3. 佛学典籍具备即可研究

关于佛学的典籍，在过去的读书人要研究佛学时可能很难找到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国家的藏经，大部分都贮存于山川名胜的丛林寺庙里面。假使你想要研究佛学，那么除非你到那些地方才有机会看到那些典籍。所以在过去要研究佛学，可以说是资料非常缺乏。但是今天影印事业这样发达，国际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印刷技术日渐进步，譬如说关于中国佛学的藏经来说，不但《径山藏》（《嘉兴藏》），宋代的《碛砂藏》与宋藏遗珍，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明藏、《龙藏》及日本的《大正藏》、《正续藏》、《正续藏》、《佛教大藏经》在台湾也可以印出来；即使版本极好的《高丽藏》，在今天也可以找到。对于这些重要的典籍，在个人的图书馆中都会有，更不必说各大学的图书馆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说过去的佛学是一种绝学，那么今天只要你有研究的兴趣与志向，你就可以收集这些资料，然后坐拥书城，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对于大乘佛学中几个主要宗派的讨论，事实上应当是每个星期以两个钟头来讨论，其它的时间就应该根据老师在讨论课的指点，在图书馆里面去找必要的资料。这样一来，人人都可以变做佛学专家，只要我们有这个

决心的话。

其次由于佛经的翻译文字是从后汉到两晋、六朝、隋唐，在七百多年的期间，中国哲学家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许多宝贵的译藏资料去掌握佛经的义理。虽然佛经是翻译文字，但是这些文字在文法、句法上，比先秦的方块字来得复杂更多；这是因为它的文字结构有点受到梵文的影响，反而把中国文字的语法、句法，变更到另外一种专门的哲学文字上去。但是只要大家在这一方面的文字修养足够的话，然后再下定决心去接触这些典籍，或者说是经由某些人稍微加以指点，他自己就可以做专门研究的工作。所以辅大的钱神父提出这个课程应该增加一个钟头，可是我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如果真正要各方面都面面顾到的话，那么我可以说，这非五年、十年以上的工夫，否则是完全不会了解这些道理的。另外，我们还可以说，假使你找到了一个门径之后，然后依照着这个门径去走的话，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就，那就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去做。所以各位在课堂上所听的，顶多只是获得一些提示，对于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做真实工作。

所以我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就把中国大乘佛学上面，从开始判教起，及其后形成的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重要的学派里面的必要典籍、文献，已经制成一个表给你们。假使你们能根据那一个表，提早就去图书馆里面去自己下工夫，那么我想现在也许你们所要求的是减少一个钟头，把减下来的那一个钟头移到图书馆里面做研究工作。

二、大乘佛学论理的曲折性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三论宗。假使我们使用以上的观点来看大

乘佛学，虽然它本身是宗教，但是这一个宗教必须根据很高的哲学智慧才能形成。因为这个宗教的信仰，在哲学的领域中具有很深的道理，所以我说佛学是亦宗教、亦哲学。如果将佛学视为是宗教的这一方面来看，它是建筑在哲学的基础上面的；而若在哲学方面来看，它与西方近代的哲学专家就哲学而谈哲学的观点不同。因为它虽然是哲学，不过这种哲学是可以直接指点我们做精神的超升，而上达宇宙里面最高的精神境界。因此我们从这一个观点上看起来，这个大乘佛学要凭借哲学智慧，才能成就最高智慧的佛果菩提。

1. 高度天才汇集实相般若

如果就三论宗的集大成嘉祥吉藏的观点来说，他先从《大般若经》到《大智度论》，然后到《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事实上那是四论宗。倘若我们把这四部论的资料深入讨论理解之后，自然就会从哲学看哲学，也就是说应当会很熟练地运用三种智慧。首先就是把平常的智慧从一切智、道种智，变做一切种智，如此就能汇集一种智慧海，所谓“娑婆若海”。何谓“一切种智”？也就是说人类不仅仅讲知识，不仅在知识领域里面要达到最高的顶点，自然能包括人类的一切知识体系，我们还能由此而把它汇集成知识海，在那个地方再涌现出最高层次的智慧，然后拿那一种智慧去体验宇宙里面精神的最高境界、价值的最高统一，那一种东西就叫做“实相般若”。

但是我们在讨论实相般若的时候，对于少数的哲学家所具有的高度天才来说，他可以站在精神宇宙或智慧的顶点，去涵盖一切佛土妙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讨论都是不必要的。因此在禅宗的传法领域上就产生了像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面对着他的信众拈花，而唯有大迦叶微笑的那一种办法，他们可以由此而表达对宇宙精神价值的深切理解，连一切的语言文字都用不着，即使是平常所谓的 philosophical discourses（哲学的说教）都可

以不要。

但是如果我们就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上看起来，天才的哲学家，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中都不会有很多。尤其在宗教的领域上，人类真正能够创设宗教的教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上也不会有很多。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假使在哲学的领域上真正是第一流的天才，那么他一定已经达到精神宇宙、价值宇宙的最高点，既然已经达到最高峰，接着我们就要问：就以这种精纯的哲学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这种哲学呢？同时，假使从最高的宗教领域去看时，那么假使在这个宗教的精神价值、精神真相只有一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能了解，那么我们就要问：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将会是什么样子？假使不管这大多数人，而让他们都堕落到黑暗的深渊里面去，堕入到痛苦的世界里面，对于宇宙里面的最高真相、最高的价值不能够了解，那么这将会在人类造成一个最大的悲剧。

2. 劝化众生离苦得乐的观照般若

所以从哲学的这一方面看起来，没有人能了解这个最高的智慧，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同时，假使在很高尚的精神宗教里面所含藏的大道理，倘若一般人都不能够了解，由于他们的不能够了解，而使得他们生活在黑暗世界、罪恶世界或痛苦世界里面，这对于整个的人类仍然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从宗教的立场上看起来，总是要想把那个最高的哲学智慧，形成一种最高的宗教教义，然后再把它表达出来，让全世界所有处于黑暗的众生都能获得光明，从痛苦中转化为幸福，让烦恼变成菩提，使得一切众生都能从杂乱的领域中去享受开明的精神生活。

如果照这样子看起来，那么在希腊的哲学领域上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根据哲学的最高智慧，去拯救世界上面的诸种假相。即使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具有最高的精神幸福，但是这个最高的精神幸福却不能够传播出来，自然不能使人类大众普遍分

享，那么这将会形成一个极大的问题。因此，虽然说任何高级的宗教都是要救人救世，可是这又该是如何的一个救法呢？假使大多数的人都沉溺在无知的状态、深陷在罪恶的境界里面，或陷溺在痛苦的深渊中，那么宗教的特质一点都不能发生作用，连哲学也都无法发生作用。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到底有谁能够具有那种很高的精神成就。所以不论是智慧也好、幸福也好，都必须要把那种智慧、那种幸福传播出去，让它能普及到全世界，普及到每一个有情众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分享那种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幸福，自然能够转移土而成极乐净土，使得极乐净土能在人间实现，成为人间净土。所以这样子一来，我们尽管有了实相般若，已经能够对于这个宇宙的精神真相，有了透彻的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整个人类做一个整体性的教育，而使得全人类都能够享有智慧，都能够了解最高的精神价值。这样子一来，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实相般若，停留在宇宙的精神巅峰状态上，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散布出去，把它当做是一个光明体，让这个光明体可以照耀到全宇宙、照耀到全人类。

这样子一来，自然就可以把实相般若变成观照般若，产生种种方法学上的方便善巧。可是倘若要使现实世界上面的人，都能够找出一条路，然后在这一条道路上面能够发现精神上的光明，进而可以依循着这个光明的照耀，而把生命展开而成为一个开阔的局面。这是从现实世界为出发点，自然可以达到较高的理想、再高的理想、更高的理想、最高的理想，一直向上面不断的提升他的生命，使它与整个宇宙融合为一，这就是观照般若所彰显出来的最主要特质。

3. 精于方便善巧的文字般若

但是观照般若到底是应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最高智慧里面的那一种大道理，为全世界的人类所理解而接受呢？它所凭借的是什么东西呢？依我看来，那将成为一切教育上都存在的最好资料。所以平

常无论是教科书或者是一般的书籍、文献，假使要想推广这一种智慧，使它能够普及的话，那么一定要在文字的应用上形成一种方便善巧的原则。譬如说思想家，他自己倘若具有很高的造诣时，那么他必须要凭借文字而把那种思想表达出来，而他的对象是普及于一般的人，让一般的人都能够理解，而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那个表达出来的思想。

所以在般若的领域里面要分为三层：第一层要把实相般若透过方便善巧而变成观照般若，而这个观照般若将能促使大家针对着各种世界的成就，而让大家都普遍了解世界上的最高层次的成就。在普遍了解之后，然后应用一种极为熟练的文字技巧，把这种思想领域给表达出来，使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能普遍获得理解。所以第三层就是要把观照般若再变成能够方便善巧灵活应用的文字般若。

假使我们对于以上这几层都能够了解他们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先从这些天才出发。当然，能够担当天才的人，他本身的修为应该能够对宇宙最高的真相、最高的价值都有了很深切的了解，然后他才能够如实的把它传播到世界上面来，传播给全人类的众生。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天才与人类大众必须要具有默契，否则怎么能彼此相得益彰呢？所以一位天才在他本身一觉悟之后，他一定要向下面走向有情大众，回到人间世来，去接触现实世界，拯救他们的痛苦与烦恼，用佛学的名词，就是“下回向”。

三、三论宗上下双回向的目的

但是这个“下回向”，如果从佛家的立场上看起来，好像说这位人类的天才，是从理想境界走向现实境界来。那么这个“下回向”的过程中间，如果从自己本身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堕落的方向。假使是堕落的方向，那么这位天才家可能就要变成寻常的人，甚至

变成大众化的愚蠢人了。假使他真正这样子走下去的话，他将会失掉天才的身份，变做堕落的人；如果连他自己都堕落了，那么他将如何来拯救他人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天才这种迁就现实世界与人类大众，是他的堕落。其实这不是他的堕落，而是他的慈悲。（依据佛教观点称之为示现，必有大因缘）他自己必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慈悲心，所以才能发出大菩提心来随缘度众，绝对不会对这个世界开小差。因为他不怕痛苦、黑暗、罪恶，而且还要回到人间世来，其目的所为何事呢？因为他要以同体大悲心去拯救人类大众。

因此，这位天才来到人间世时，他要做“下回向”，正是要下来迁引现实世界，让他们都能普遍提升到理想的价值世界上面去。所以他回到现实世界里面来的目的是要使人类大众都能觉悟。因此，势必要先形成知识，透过知识的培养再发挥他潜在的智慧，智慧再度提升到更高的智慧，让大家也都能一起再做“上回向”的功夫，向上面去不断提升再提升，自然可以得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事。

对于以上这几层的道理一了解之后，那么我们可以说大乘佛学的三论宗，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智慧来分类，让人们晓得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智慧的最高境界。因此，这就成为不可忽略的层次，如果要想达到这许多层次就需要真才实学，才可以形成学术上面的实际工作。

至于应该如何做实际的工作，也就是前面所说过的，天才假使要下回向，回到世间，回到有情大众，要使世界超升，使人类都能够觉悟，然后大家再做一个共同的上回向。这个上回向就是要专心一致的作精神的超升，如此就形成一个思想的路径，循着这个思想的途径，一路直入不可思议的微妙境界。这在《华严经》里面的最后一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要大家效法参访善知识的精神，一

路超升直入不可思议法界。为什么要一路直入不可思议法界呢？其目的究竟为何呢？也就是在生命领域上要把生命变做极理想、极美满；在人格的修养上面，使得精神人格也都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让大家都可以把人性提升成就佛性。换句话说，就是要一路直入不可思议的法界，才可以成就佛。

另外天台宗的思想也是根据般若经典而来，因为它能为人类指点出一个生命的目标在那个地方。当然真正要达到那个目标，必须在学问上面建立一个严密的思想步骤。所以吉藏就根据另外一部与《大般若经》的意义很接近的《维摩诘经》来立说。关于这部《维摩诘经》，为了便利人类大众的了解，所以它并不像《华严经》一开始就请出一尊“毘卢遮那佛”，也不从释迦牟尼佛入手。他选择一位具有极高精神成就的维摩诘居士为论说的代表。这一位居士的精神成就，在哲学方面、在宗教上面都能达到成佛的境界，但是他仍旧是一位居士，却能现身说法。他说世界没有病，人类也没有病，因为假使这个世界已经达到最高的精神领域，假使人类在他的修养上面均能成就佛性，那可以说这是没有缺陷的、没有缺点的。但是，那是就理想状态来说的，并不符合现实世界，不符合现实世界的人类需要。

所以维摩诘居士就示现疾病，也就是说他本来没有病，但是却假装成有病，其目的就是象征一个具有很高精神人格的人有病了。这时释迦牟尼佛就选择这一个机会来教导他的弟子，他就对他的弟子们说：现在有这么一位大德在某一个地方生病而感受到痛苦，你们应该要去探望他、向他问疾。这时有许多门弟子都吓坏了，他们便纷纷说：“像这样一个具有很高智慧的人，记得我们过去应用很多哲学上面、宗教上面的智慧去跟他接触，却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如果像他都会有病，那么我们怎么敢去慰问他呢？”因此这些弟子都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他们不肯去的原因。最后问到文殊师利，文殊菩

萨在佛门弟子里面可以说是智慧第一，他立刻接受了这项前往向维摩诘居士问疾的任务。

在这里已经暗示了一项问题，如果我们用吉藏大师在《维摩诘经》和《净名玄论》里面所惯用的名词，就叫做“三阶”。什么叫做“三阶”呢？其实它所指的就是认为我们人的精神修养就好像是爬山一样，不可能一步就可以登上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一步、百步、千步、万步等等层次地向前迈进，才能登上目的地。此地为了方便起见，可以简单地将我人的精神成就化分成为三个大的不同平面：第一个不同的平面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佛学或研究佛教，在尚未成佛以前，所应该了解的是一切有情大众都是凡夫，这是凡夫阶段，或称大众阶段。第二种是指虽然已经脱离凡夫的地位，但是却尚未达到成佛的境地，不过他们已经透过修行培养到很高的智慧。当然这里面包含有各等级的菩萨，以《华严经》来说，从圆满十信位后，却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诸位；而在这中间的成就、造诣最好的要算文殊、普贤、观音、弥勒等大菩萨了，这是代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佛，或者是指佛的化身，像维摩诘居士，因为他们不论在哲学上面与宗教上面，都已经成就了最高的智慧；也就是说唯有成就了最高的智慧，才能了解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相。这是第三种阶段。

四、透过语言文字要想表达高超境界所生的困难性

有关这三种阶段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对于哲学与宗教去进行了解，而且要达到最高的智慧境界，像释迦牟尼佛与维摩诘居士，或者要达到像毘卢遮那佛那样的具足圆满无缺的精神体，如果我们从佛教的宗教修证立场去看时，他已经达到不可言喻的、深微奥妙的境界。对于这个深微奥

妙的境界，可以说已经达到宇宙里面最完善的真理，而且能够在他精神生命里面给体现出来。

1. 圣默然的奥妙现证

现在这里所要问的是到底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成就呢？当然这是必须依靠他全身的直接体验，绝不是从知识的领域所能获得的。如果我们拿佛学上面的惯用名词就叫做“现观”，拿目前通行的哲学名词来说，它就是一种最高的直觉；如果拿现象学的名词来说，就是 *wissenschaft*，也就是说这个直觉，是直觉到自己的成就已经达到最高理性的结晶，这是无法解说的境地，假使我们要说的话，只能透过一种象征性的文字来形容。但是一切人类所应用的语言文字都是分析性的，这种分析性的语言文字自然有其缺陷存在。因为最高的真理是无法应用语言文字的分析性来加以彰显，否则的话，你所应用表达的语言文字绝不是 *fulfillment of truth*（真理的实现），反而会变成 *falsification of truth*（真理的曲解）。所以要说在《大般若经》里面，或者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一向都是说：假使我们认为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曾经面对世界、对人类说过一个字的话，那就等于谤佛，就等于把那个最高的精神成就的深微奥妙、那个不能够说的，勉强应用分析性的文字、有缺陷的文字来说，自然是不能获得圆满的真理成就，反而会摧毁真理、蔑视真理。

所以在《维摩诘经》中所表现出来的佛学最高成就有两种：一种叫做“圣默然”。什么叫做“圣默然”呢？也就是说他具有最高的智慧，但是对于那个最高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是深微奥妙的、不可言说的。所以便会认为释迦牟尼佛如果到了那个深微奥妙的境界时，便不说一字。同时还具有第二种最高成就，就叫做“圣说法”。什么叫做“圣说法”呢？因为如果照第一种说法，说释迦牟尼佛真是一个字都没有说，那么我们就要问：原始佛教的经典又是从何处而来呢？对于后来的大乘佛教的经典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而且有许